

2026.08 第十六期

目錄

韌性峨眉圓桌會議：對話匯聚在地經驗，共構韌性永續未來

八月，北埔鄉冷泉淨溪札記

夏日炎炎，走讀北埔南外與千段崎古道

把自然還給自然：一場關於「野化」的實踐之旅

韌性小抄：從模具工廠到半導體生態系：一家台灣傳統模具廠的韌性故事

在「百事問 AI」的時代，您所得到的答案總是合乎期待嗎？您是否曾想過這些知識是從誰身上汲取而來？您相信自己具備的知識也能分享、為他人解惑嗎？該怎麼做？

清大韌性研究中心韌學堂與清大服科所團隊合作設計，以生成式 AI (GenAI) 所打造的個人專屬知識助手 (K-Assistant) 上線了！您可以透過 AI 進行知識的上傳、串聯與管理，打造專屬自己的行動智庫！

歡迎您直接以 LINE 帳號登入 K-Assistant 平台試用，提升知識韌性，並回饋您對知識助手的想法與建議，同時關注 AI 知識助手的最新消息。

知識助手介紹



進行體驗



從土地長出的韌性

一場前進新竹縣峨眉鄉的韌性圓桌會議，從北埔冷泉、大坪溪畔的淨溪與千段崎古道走讀，到橫山鄉一塊正慢慢恢復生命力的土地——本期雙月刊記錄多場在地行動，深入生活經驗與記憶，從土地發展與對環境的重新理解出發，看見蘊藏其中的韌性。抽離長年討論「韌性」的抽象概念，回到具體的現場，感受韌性落地化為真實可感的存在。

韌性峨眉圓桌會議：對話匯聚在地經驗，共構韌性永續未來



· 文 | 呂函螢（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2026年7月，清大韌性研究中心於峨眉鄉舉辦圓桌會議，邀集鄉公所代表、村里長、社區理事長、農會、學校及地方協會成員齊聚一堂。活動由主持人林福仁教授開場致詞，說明韌性與永續發展兩者之間的關聯，除了說明本次會議的進行方式採取「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形式進行討論，未來將嘗試開放空間會議（Open Space Technology）的形式。現場劃分為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四個議題桌次同時進行，與會者依自身興趣自由入座，共進行兩個場次；場次之間，與會者須轉換至與第一場次不同的議題桌參與討論，讓每一位與會者都能參與跨領域的交流，討論各議題的挑戰與機會。

韌性的第一步：讓經濟資源被看見

與會者的議題共可歸納出峨眉發展經濟的三大困境，依序為交通、人與陌生。基礎建設不足使遊覽車難以進出，公廁與停車位嚴重缺乏，花季吸引大量人潮，遊客卻常僅短暫停留便轉往北埔等地消費，難以留宿在地。青年返鄉多年來淪為口號，返鄉者常因缺乏穩定收入而再度離開；峨眉的物產又與鄰近鄉鎮同質性偏高，缺乏鮮明識別，遊客難以留下深刻印象。與會者提出以在地老宅為據點串聯採果、DIY與民宿，設計套裝行程；建立餐飲住宿口碑網絡；也有人主張發展養生村，吸引中高齡族群移居長住，盼把湧入人潮轉化為留宿消費的長久動能。

韌性缺口：峨眉社會的備援危機

峨眉人口自五千二百餘人降至四千九百餘人，戶籍與實際居住人口落差近三分之一，老化情形嚴重，年輕人即使有心返鄉，也常因缺乏住宅、就業機會與生活機能而卻步。聯外道路拓寬與觀光環道建設雖已在進行，但公廁、停車場等周邊配套仍嚴重不足，幸福巴士班次有限且需預約，難以滿足在地長者與學童需求。多數土地屬農業用地第三級，缺乏都市計畫使建地取得困難，與會者對此看法不一，有人主張加速區段徵收，也有人憂心開發影響在地權益。多位與會者指出，峨眉長期呈現各

自為政的狀態，缺乏能串聯資源的核心平台，期待藉由這場會議凝聚共識，作為未來向上級政府倡議的重要依據。

韌性的內功：山水子民的文化底氣

與會者將文化定義為生活方式、信仰與情感的總和，而非僅是時間累積下來的表象。討論分成三個回合，分別標示峨眉的文化資產、當前面臨的危機，以及可能的解方。峨眉人以山水子民自稱，呼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傳統意象，老樹、土地公與客家美食、歌謠、客語，都是峨眉人共同的鄉愁符號；客庄文化若能與隘寮文化融合，或朝打造客家休閒移居聚落發展，也被視為新方向。然而文化傳承離不開產業與人口困境，交通不便使年輕人不願接班，也讓文化工作缺乏經濟支撐。與會者建議培訓耆老採集口述歷史，讓峨眉國中、國小承擔地方文化教育與傳承角色，並蒐集閩粵拓墾、水利開發與檳柑產業的故事，以特色館舍與曬製文化行銷峨眉，將峨眉打造成一座露天博物館。

韌性的最後一哩：峨眉的環境復原之路

峨眉因地處偏遠、缺乏監視器，長期面臨偷倒垃圾與豬糞尿污染溪流的問題，水質黑臭並波及峨眉湖生態，卻因缺乏具體證據致檢舉往往不了了之。淹水並非單純淤積，而是河道彎曲造成水流減速壅塞，加上竹子與草叢阻礙排水，新竹苗栗交界權責不清更讓問題雪上加霜。與會者提出多項具體解方：效法美濃經驗將田埂加高作為蓄水滯洪緩衝；將廚餘與動物糞便透過微生物轉化為益生菌土壤，修復依賴化肥的土地；推廣布袋蓮再利用、KKF 農法與蚯蚓堆肥；結合碳費政策與企業 ESG 資源，推動農田碳匯專案；並借鏡南投桃米社區經驗，透過生態調查與解說員培訓，將生物多樣性轉化為觀光與在地知識，達成觀光、心靈產業與有機農業的平衡發展。

結語

綜觀討論，經濟桌談的是產業如何把人潮轉為錢潮，社會桌談的是人口與制度的失衡，文化桌尋找的是集體記憶與認同的根，環境桌則直面土地承受的汙染與失序。四者環環相扣，交通與基礎建設不足使遊客留不住，人口外移使產業無人接手，產業式微又讓文化與環境保育失去經濟支撐，環境惡化又進一步削弱峨眉的吸引力。與會者反覆提及「串聯」與「各自為政」，點出基本問題與韌性之所在，峨眉不缺資源與人才，缺的是一個能讓目前四散的情形真正對話、彼此支援的平台，這也將是未來研擬「韌性峨眉」發展策略的重要依據。



八月，北埔鄉冷泉淨溪札記

· 文、圖 | 郭瑞坤（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台灣的鄉鎮進行淨溪活動，很容易連接到環境公益活動的性質。起始動機或許也是如此。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在新竹縣北埔鄉進行多年的鄉鎮韌性研究，除了韌性鄉鎮指標的建構與測試推廣，韌性中心也多所參與北埔鄉的一些活動。淨溪，正是我們的首次。

北埔位於淺山丘陵地帶，面臨颱風、極端豪雨、山坡地災害等風險。北埔鄉公所每年在大坪溪上游，進行淨溪活動，攜手鄉內各個村與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北埔國中師生、鄉公所同仁與鄉民代表等等，一起為北埔鄉的水源上游和灘地清理垃圾。

這天早上，我們來到北埔冷泉。北埔冷泉是知名的景點，許多遊客、家庭親子會來北埔冷泉泡湯嬉戲，尤其是夏季時期前後。人潮過後不免總會留下垃圾，日久甚至埋至土裡。今日現場約莫兩百人來參與淨溪活動。男女老少紛紛走過吊橋，來到集合地點，其中有不少是社團的中高齡婦女成員，印證了台灣社會許多公益活動中年女性參與者居多的印象。

淨溪活動前，鄉公所、鄉民代表與其他代表簡短發言，提及鄉公所與各社團每年都在大坪溪上游熱鬧的冷泉一帶進行淨溪活動，為今天淨溪活動拉開序幕。鄉公所程秘書為今天參與的團體分配淨溪區域，大家拿著工具與垃圾袋，走在冷泉周邊草地、走入溪邊河灘地，撿拾垃圾。有些垃圾看得到卻是深埋土中，必須努力拉開並抽出。往年容易得見的河灘垃圾，今年似乎少了許多。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今年四月初的暴雨大水以及六、七月間這兩次暴雨的沖刷，帶給北埔鄉山邊坡地土石災害之際，也沖走了許多大坪溪邊的垃圾，因此今年垃圾便減少許多。

中午前，各路人馬紛紛收拾清潔袋與工具，分類好垃圾，交給北埔鄉清潔隊。北埔鄉公所也準備了茶水與小點心，讓大夥淨溪之後能品嚐好吃的在地菜包。

北埔淨溪活動，讓我聯想到台灣社會學家楊弘任重要的地方社會研究～林邊「黑珍珠之鄉」的社區總體營造研究。他在《社區如何動起來？》這本書中提到，1990年代黑珍珠之鄉開啟社區總體營造時，起初是透過掃街、淨灘、淨溪等行動開始的。淨灘、淨溪吸引在地慈濟人與掃街義工隊參與，掃街、淨溪的行動方式，在當地被認可是傳統善行，但整體的社區並未動起來、並未引發更多的共鳴與參與。直到當地幾個公共行動取向的社團開始進入「為公而行」的行動，公共社團與村落組織相互互動、轉譯彼此不同的行動劇碼之後，才逐漸形成新的行動視野。

參考資料：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縣：左岸文化。



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員與參與淨溪的農會員工，撿完溪邊垃圾合影。



大坪溪河灘地上，志工們尋找與撿拾垃圾。



北埔國中學生在暑假與各個社團一同聚首，準備清理溪邊垃圾。

夏日炎炎，走讀北埔南外與千段崎古道

· 文 | 郭瑞坤（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員）、圖 | 北埔鄉公所、郭瑞坤

炎炎夏日，節氣立秋剛過，北埔南外社區的山林綠意盎然，從城市驅車來到這裡，暑意稍減。今日大夥想要一探聞名已久的百年千段崎古道。

8月15日上午，采鈺科技員工參與活動，共有6個家庭—14位大人與6個小孩，以及北埔鄉公所與清大韌性研究中心的人員，陸續驅車來到南外社區活動中心。

葉貴霖村長與社區發展協會陳紹忠理事長介紹者今天的行程，在陳理事長的帶領下，我們多部車沿著產業道路來到千段崎古道的起點。千段崎古道雖然位於不高的海拔，但沿路步道崎嶇、多個石板段路線毀壞，我們彷彿正在進行爬山路段。民國75年產業道路開通，將千段崎古道1413個石板階梯截斷為四段路。除了最上段400餘階石階保存較完整，前面三段千階路線，我們經常踏著土堆、碎石與枝葉間上坡，若不留神，可要腳滑了，這時登山杖就是必備的。

這些爬坡路段，對於小孩來說可是興奮刺激的，但是對於不常爬山健行的大人而言，可就吃力了。在終點前，我們經過陳家遺址，豬舍遺址依然可見，宅院則已荒煙蔓草，看不見地基。繼續向前經過彷彿龜背的大石，往前走，來到山上石棚伯公。客家子民尊天敬地，移居之處重要據點總有伯公（土地公）的設立，是人們與土地、自然間重要的信仰地界。

走完千段崎古道，我們終於來到了傳說中的「天空之城」姜家大院。大夥終於可以好好喝杯熱茶、冰茶，彷彿甘霖。由於上午爬得太久，在天空之城時已經是中午，很快地參觀完大院天水堂、留影之後，我們便快速下山，朝向古道起點旁的停車處，開車回南外社區用餐。午餐由平均年齡超過75歲的大姐們掌廚，爬完山飢腸轆轆的大家享用著美味的社區料理。

餐後，社區安排了青草茶DIY製作。講師了解南外社區多年，請社區長者種植各式青草植物，希望將客庄山間在地青草植物知識傳承給年輕一代，也讓采鈺員工朋友們了解原生青草植物的重要性。DIY過後，我們一同在南外社區蝴蝶池旁合影，紹忠理事長帶著大家來到附近的小南坑園區濟化宮前停車，步行了解小南坑這一帶礦業發展的歷史、以及聚落的形成。理事長帶著大家看見聚落中廢棄的礦坑入口、重建的土地公廟，以及了解矽礦的由來。

這趟遊程，結合山間古道健行、青草植物傳承、以及礦業聚落的歷史文化，是一趟豐富的、有腳力的文化與自然之旅，大夥收穫滿滿。



南外社區陳紹忠理事長與采鈺科技員工家庭、鄉公所員工、清大韌性中心研究員在千段崎古道起點上方。



午餐後，社區講師帶著大家了解青草植物、進行青草茶DIY。



上午大夥終於走完千段崎古道，在天空之城參觀後合影。

把自然還給自然：一場關於「野化」的實踐之旅

· 文、圖 | 林慧音（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颱風過後的7月18日，我們迎來了一場很特別的讀書會。這一天，我們沒有翻開一本書，卻一起讀了一塊土地；沒有討論一套理論，卻走進了一個正在發生的實踐。我們邀請黃文源老師，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蜥蜴」，來到北極星空間，分享他創立「野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故事，以及他與一群夥伴如何在新竹橫山上坪村，嘗試打造一座不太一樣的「野化生態樂園」。



充滿了實踐、永續與夢想的科技人——野化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黃文源老師。

活動一開始，蜥蜴先帶我們認識一個對許多人而言還很陌生的概念——「野化」（Rewilding）。簡單來說，野化是一種以低度人為干預為核心的生態復育方式。它不是把土地整理得整整齊齊，也不是把自然變成一座漂亮的人造公園，而是讓曾經受過破壞或貧瘠的土地，在適度的協助之後，慢慢恢復自己的生命，讓植物、昆蟲、鳥類與其他生物重新回到土地上。

野化真正相信的，不是人可以把自然整理得多麼漂亮，而是相信自然本身具有恢復的能力，而人可以學著少做一點，給自然多一點時間。這個想法聽起來簡單，真正實踐卻需要很大的耐心，也需要對自然有足夠的信任。蜥蜴的故事，

就是從這樣的一個信念開始。

蜥蜴以6個迴圈敘述他如何從零，開展「野化遊樂園」的過程。很難得，我們有機會走入蜥蜴從「初心」、「永續」、「選擇」、「定位」、「野化生活」、「樂園」、「解方」，一步一步，帶著我們走入他建構野化遊樂園的思考和實踐路徑。

第一個迴圈：初心—我想留下什麼樣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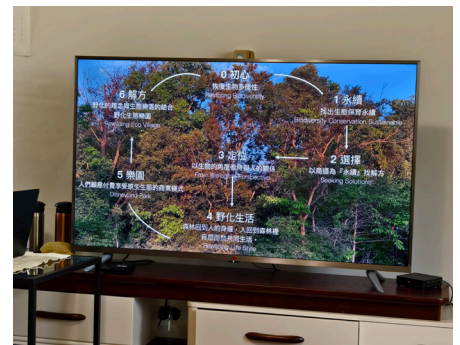
長期投入荒野保護與生態教育的蜥蜴，看過許多土地因為過度開發而失去原來的樣貌，也看過城市裡的人們逐漸與自然疏離。因此，他心裡一直有一個問題：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塊受過傷的土地，不急著改造它，而是讓它慢慢恢復？」這個想法後來逐漸成為行動。2025年4月15日，團隊正式成立公司，同年秋天更名為「野化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公司因此誕生，但它真正想創造的並不只是另一個商業事業，而是一種人與土地相處的新可能。

第二個迴圈：永續—不是把自然變漂亮，而是讓自然自己回來

野化團隊選擇了一條與一般開發不同的道路。他們沒有急著把土地整理乾淨，也沒有急著蓋出一個看起來漂亮的遊樂園，而是選擇「邊營造、邊學習、邊教育」。土地怎麼變化，就觀察土地；什麼物種出現，就記錄什麼物種；哪些地方需要協助，就適度介入；當自然開始自己恢復，就學著退後一步。

這其實是一種很不容易的練習。因為人總是習慣做更多、管理更多、控制更多，但是野化提醒我們，有時候真正的永續不是做得更多，而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少做一點。當人願意退後，自然才有機會向前。



蜥蜴以6個迴圈敘述他如何從零，帶著我們走入他建構野化遊樂園的思考和實踐路徑。

第三個迴圈：選擇—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發展？

當一個人決定把理想變成一家公司，就會面對很多現實問題。要不要開發？要不要大量建設？要不要追求快速營收？要不要把土地變成一個標準化的觀光景點？這些都是現實的選擇。而野化團隊選擇了一條比較慢的路。他們希望這個地方不只是一個「來玩一次」的地方，而是一個可以讓人重新認識自然、理解生態、學習永續生活的地方。因此，教育成為野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第四個迴圈：定位—讓人也成為生態系的一部分

野化團隊開始把自然帶進社區與生活。例如，他們透過「龜密朋友」活動，帶著陸龜與爬蟲類走進湖口客家八角紅樓



這一天的讀書會，我們沒有讀一本書，卻讀了一塊土地；沒有談一個抽象的永續概念，卻看見了一群人如何把永續活成日常。

文化館，讓孩子與大人有機會近距離認識這些平常可能害怕甚至避開的生命。他們也透過生態講座、共學與各種活動，邀請更多人加入「綠領」的行列。在這些活動裡，大家重新學習觀察昆蟲、聆聽鳥叫、觸摸泥土，也重新思考自己和自然的關係。這時候我們才發現，野化的對象其實不只是土地。土地需要野化，人與自然的關係，也需要重新野化。

第五個迴圈：野化生活—從一塊土地開始改變生活

如果我們願意把自然當成夥伴，而不是資源，那麼生活方式也會開始改變。我們會開始在意土地上住著誰，也會開始注意一隻青蛙、一隻蝴蝶、一棵樹的存在。蜥蜴長期投入新竹大山背「幫青蛙過馬路」的護蛙行動，也參與清華蝴蝶園生態解說與各類在地生態調查。這些看似微小的行動，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重新建立人與自然之間的連結。而這也是野化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要我們離開生活、逃進森林，而是邀請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可以怎麼生活，才能讓其他生命也有生活的空間？」

第六個迴圈：樂園與解方—真正的樂園，是人與自然都能留下來

故事走到這裡，我們開始理解，蜥蜴所想像的「野化遊樂園」，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遊樂園。它不是把自然變成娛樂商品，而是希望創造一個人可以進來、自然也可以留下來的地方。人可以在這裡學習，孩子可以在這裡探索，社群可以在這裡交流，而植物、昆蟲、鳥類與其他生命，也可以重新找到自己的棲息空間。因此，「野化」不只是生態工法，也是一種生活提案。它在問我們：「如果人與自然都需要生活，我們能不能找到一種讓彼此都留下來的方

這一天，我們聽著蜥蜴分享他的故事，也慢慢發現，他談的其實不只是「野化」。他談的是一個人如何守住初心，也談一群人如何把夢想變成行動；他談的是一塊土地如何慢慢恢復生命，也談我們如何重新學習與自然相處。也許，野化最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不急著告訴我們答案，而是邀請我們慢一點，再慢一點，去看看土地正在發生什麼。當我們願意退後一步，自然也許就能向前一步。這是一群人、一塊土地，以及一場「把自然還給自然」的真實旅程。

這一天的讀書會，也因為蜥蜴的分享而變得很不一樣。我們沒有讀一本書，卻讀了一塊土地；沒有談一個抽象的永續概念，卻看見了一群人如何把永續活成日常。謝謝蜥蜴，也謝謝每一位來到北極星空間的朋友，讓颱風過後的這個午後，充滿了實踐、永續與夢想。也讓我們重新相信，最浪漫的事，也許就是用一生去實踐一個相信。而蜥蜴正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事。

韌性小抄：從模具工廠到半導體生態系：一家台灣傳統模具廠的韌性故事

專欄

· 文 | 林慧音（國立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清大韌性研究中心研究團隊長期關注台灣中小企業如何面對環境變化、產業轉型與不確定性。這一期的韌性小抄專題，我們邀請大家把目光轉向台灣傳統模具廠，跟著研究員走進企業的真實現場，看見一家原本與半導體產業沒有太多關係的傳統製造企業，如何一步一步走進新的產業，也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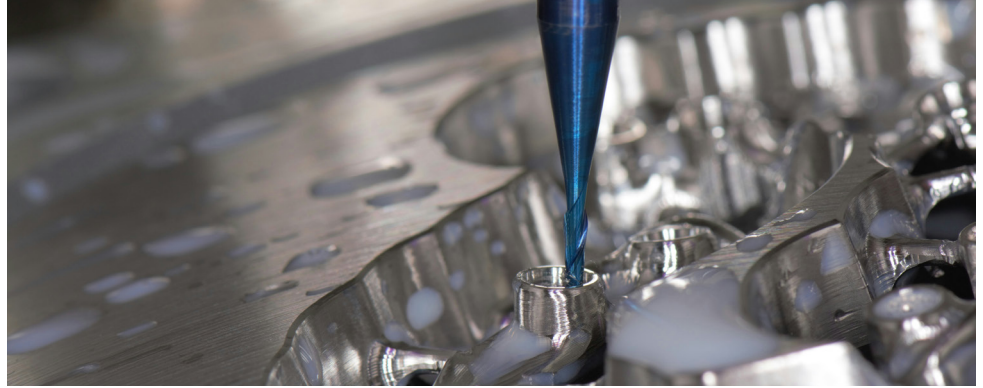


Photo by nik biziuk on Unsplash.

我們常常說一家企業很有「韌性」，但究竟什麼是企業韌性？一般人想到的，可能是景氣不好時撐得住，疫情來了撐得住，供應鏈中斷時也能想辦法維持營運。然而，真正的企業韌性不只是「撐過危機」，而是當原來的市場回不來、原來的客戶不再需要原來的產品，甚至原本最擅長的技術不再是未來需要的能力時，企業仍然有能力學習、調整、尋找夥伴，並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研究員在田野調查中看到一家台灣傳統模具廠。成立初期，它和許多台灣製造企業一樣，靠著模具設計、塑膠射出、精密加工與現場製造維持生存。對工廠而言，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客戶交代的產品做好、把品質顧好、把訂單準時交出去。只要客戶有訂單，工廠就有工作；只要產品做得好，企業就有存在的價值。

但產業環境不會永遠停留在原來的樣子。隨著市場變化，傳統訂單逐漸減少，有些客戶將生產移往海外，有些產品也開始被新的技術取代。老闆開始思考一個過去沒有想過的問題：「如果有一天，客戶不再需要我們現在最擅長的東西，我們還能做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一家科技公司找上門來，拿著一張完全陌生的產品圖面，詢問這家模具廠能不能做出一個精密零件。這不是他們過去熟悉的產品，客戶要求的精度也遠高於過去的經驗。如果選擇拒絕，一切都可以回到熟悉的軌道；但老闆最後選擇說：「我們可以試試看。」

真正開始做之後，才發現挑戰才正要開始。第一次送樣沒有通過，第二次修改後仍然有問題，第三次又出現新的要求。工廠裡甚至有人問：「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做的，為什麼現在不行？」客戶的回答卻很直接：「以前可以，現在不行。」

這句話讓大家開始明白，真正需要改變的可能不只是產品，而是自己原來的思考方式。

於是，這家模具廠開始跟著客戶一起學。工程師一起討論設計，現場人員一起研究製程，產品送去測試，出了問題再回來修改。原本不懂的，就問；做不到的，就再試一次。慢慢地，他們開始理解新的材料、新的製程，也開始理解科技產業為什麼如此重視潔淨度、精密度與品質穩定。

更重要的是，他們學到的不只是「怎麼做一個新產品」，而是開始理解客戶真正面對的問題。原本是「客戶給圖，我負責製造」，後來變成「客戶有問題，我們一起想辦法」。

一次合作，帶來新的知識；一次失敗，留下新的經驗；一個新客戶，帶來一種新的能力。就這樣，一個專案接著一個專案，這家原本只會做模具的企業，慢慢累積出精密製造、品質管理、產品開發，以及對新產業的理解。

當企業越走越深，他們又發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出現了：企業不可能什麼都自己做。於是，他們開始找材料、設備、自動化、測試與其他製造夥伴合作。原本是一家工廠，後來逐漸形成一張合作網絡；原本只是提供產品，後來開始提供解決方案；原本問的是「我們自己會什麼」，後來開始問「這個問題需要哪些能力？誰可以和我們一起完成？」

這時候，企業的韌性開始從「自己變強」，走向「和別人一起變強」。

而世界並沒有因此停止改變。人工智慧快速發展，半導體需求增加，全球供應鏈重新布局，客戶甚至可能走向美國、日本等不同市場。面對新的變化，這家企業已經不再只問「客戶離開台灣怎麼辦」，而開始思考：「我們能不能跟著客戶走出去？能不能在新的地方找到新的夥伴？能不能把台灣累積的能力帶到新的市場？」

回頭看這家傳統模具廠的故事，我們會發現，它真正累積的並不只是設備、技術或產品，而是一種面對未知的能力。當自己不懂時，它願意學；當自己做不到時，它願意找夥伴；當環境改變時，它願意重新組合手上的資源。

韌性不是讓企業永遠不變，而是讓企業在每一次變化之後，都有能力成為一個新的自己。對台灣許多傳統中小企業而言，也許不需要一開始就知道未來在哪裡。真正重要的是，當未來來臨時，企業是否願意走出去一步，找到一個可以一起學習的人，一起解決一個新的問題。一步一步走下去，也許有一天回頭看，會發現自己仍然是原來的那群人，卻已經成為一家完全不同的企業。

這就是研究員在傳統製造業現場看見台灣最珍貴的企業韌性！

關注韌學堂

※ 雙月刊回饋

<https://forms.gle/ixc6PJqraut7YvaC8>



※ 訂閱「韌學堂雙月刊 × 韌學堂韌性報」

<https://newsletter.cc.nthu.edu.tw/nthu-list/index.php/zh/home-zh-tw/sub>



※ 韌學堂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Residemy>



※ 韌學堂 Instagram

https://www.instagram.com/residemy_edu/



※ 韌學堂知識助手

<https://agent.residemy.org/>



※ 認識「韌性鄉鎮指標」

<https://crr.proj.nthu.edu.tw/zh/the-academy-of-resilience-1>



※ 清華大學韌性研究中心

<https://www.crr.proj.nthu.edu.tw>

歡迎關注我們，並給予回饋，您的寶貴建議是我們茁壯與進步的最大動力。

